

那些美与感动

——读李银昭散文集《一册清凉》

□ 苗 勇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当我们睁开双眼咿咿呀呀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时,世界是多么的美好。但随着年龄增长,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在磨平我们棱角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发现美的能力。读罢李银昭的《一册清凉》,让我们惊奇的在这凡尘俗世中再次看到了生活的那抹惊艳的静美。

李银昭的笔触独特而又深入、细腻而又温暖,文字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情感色彩,能轻易捕捉到生活中最微妙、最美好的瞬间,于生活的些微锁钥中有着对生活的深度思考和感悟,总能轻易击打中心中那些最为柔软的地方。我徜徉于悠美的文字里,阅读着生命里的温润,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与感动,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忍不住想要写点什么。

以小见大的文字艺术

作者善于从小处和细节中见常人所未见,写常人所未写,展现出别有洞天的景象与格局。

没有宏大的叙事,却能于平地之中起惊雷;生活中的那些锁细本真,却能由衷让人感到震撼与伟大,善于从生活的“小”中发现“大美”,于从小事之中彰显人物和情怀的伟大,并由此窥见世界和生活的全貌或引发重大思考。或许,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或者说是散文的魅力。而这,也正是《一册清凉》的魅力所在。

或者,在作者的眼里,生命本就是由无数的过往组成,那些烙在生命中的印记,本就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然后构成了生活的过往和本真。如果从这点来说,生活也本无所谓“大”和“小”了。

作品用细腻的语言,娓娓道来,直抵心扉。当读完《她比傅雷更不应该被忘记》时,我轻轻掩上书卷,满脑子尽是朱梅馥这个民国知性女子的形象,心情有些沉重,久久不能平静,为那个时代,为朱梅馥这个民国知性女子。在上海江苏路那处并不起眼的居所,在那个宁静的夜晚,温润的灯光下,一个柔弱女子静静看着丈夫在柔弱的灯光下写着遗书,然后将被子铺在地上,避免上吊后摔倒的凳子打扰邻居……这一切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理所当然,静待死亡,就犹如静待花开。

如果说傅雷的死是中国知识份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典型代表,代表着中国知识份子以死维护自己尊严的风骨,代表着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那么,这位看着丈夫静静做着这一切然后又打理好丈

夫的后事,又跟随丈夫而去的朱梅馥却更加让人感动和震撼,震撼到让人无以复加。

在文人风骨面前,死亡也许并不可怕。但对于任何人来讲,等待死亡却是最为煎熬的。朱梅馥的死,无疑让人看到了千百年来中华女性柔弱中的坚强、伟大和光辉。我想,这或许正是千百年来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缘由之一。

散文是真实生活的再现,并给人以思考、启迪和共鸣。作者善于用小事件、小细节、小角度来体现大情感、大道理、大主题,直抵人的心扉,给人以莫名的震撼。比如,《看母亲端碗时的端庄和享受》,仅仅通过母亲去昭觉寺上香时谦让路人和吃斋饭时端碗的细节描写,就展现了母亲谦良、勤俭的优良品格,并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现了言传身教对后世儿孙们的影响。《不论老师在哪里,都要去看他》仅仅通过去朋友家聚会看到客厅里挂着李老师的作品的一件小事,就生动展现了一个普通的美术老师诲人不倦的伟大情怀。《那些带着鲜花和微笑的人》《每一步都在播种》《遍地冬瓜的下午》《缘深缘浅随缘了》《为自己曾有过的一个清晨而感动》无一不是通过传神的小细节描写,在以小见大中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或于琐细之中见哲理,于平凡之中见真美,开辟了散文新境界。

关于死亡和生活

死亡是任何生命都不可回避的话题。或许只有直面死亡,才更加能明白人生的意义。但既然连死亡都能够直面,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正好他自己所说,“一个作家不关注生命、不关注死亡,其作品的尺度和分量是有限的”。

《一册清凉》分为“生命的温润”“秋叶静美”“站立的风景”三辑,收录作品27篇。如果说“生命的温润”是对人性之美的思考;那么,“秋叶静美”就是对死亡和生活的思考。

“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在作者眼里,死就是归。《别如秋叶之静美》通过对弘一法师(李叔同)对死亡的淡然,身边阿姨、姑妈死亡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情形,以及尚健在的母亲对死亡的态度,表达了对死亡这“人生最后一考”的从容淡然、气定神闲和诗意的栖息,以及“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的人生态度。

因事说理、借事抒情是作品的又一个特征,通过对事件的表达和事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豁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意和善意。“用心去待物,不论是

对一个人,还是对一只小猫小狗,不论是对一棵树,还是对一株小草,一朵小花”“心有多诚,事就会做多实;心有多善,事就会做多远”(《一个南瓜的故事》)。“爱身边的人,是爱。爱不相识的老人,更是爱。爱自家的小狗,是爱。爱受伤的一条流浪狗,更是大爱”(《直抵心灵的湿润》)。并为自己“坡坡坎坎,涉水爬山,一路走来,世间的尘垢竟然还没有挡住我的泪腺,没有完全浑浊我的双眼”(《眼眸的本真与澄澈》)而感到高兴,并为在吃火锅时遇到陌生人用昂贵的手机呵护住可能掉下的手机而感慨“禅就在身边,禅就是火锅店地上的那个包”(《禅就是地上的那个包》)。

那些风景

看过的书、见到的人、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都是人生路上最为可贵的风景。《一册清凉》第三辑主要收录了李银昭所作序言,参加研讨会、颁奖典礼的发言稿,以及对书、对文章、对一些人的见解和看法。而这些就正如辑名所言——站立的风景。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正如人生路上风景各异一样,《站立的风景》收录的文章风格多样,有的厚重如岳,有的诙谐生动,有的情深意重、字字珠玑,闪烁着理想和智慧的光芒。

我对音乐没有研究,天生是个“左嗓子”,知道这玩意儿大抵是因为五音不全。但作者在《一辈子左到底》中,但偏偏说自己“左”是由于音乐老师教“左”的,“想起这件事,就恨我的姐夫”,让人忍不住哑然失笑。但写到最后,儿子却猛然来了个“额头亲”,说“爸爸,我喜欢听你唱……”柳暗花明又一村,骤然间将文章升华,展现出浓浓的亲情。而《以你的姿态站直就是风景》又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独一无二的作家张承志》又表现得大气与厚重。

一部好的作品大多融入了作者的人生感悟以及亲身经历所见所感。因此,读一个作品,就要先看作者,了解他的思想、经历等。显然,李银昭是深谙此道,是擅长写序的。收录的这些序言篇篇都带着真情实感,不仅有对作品的评述,还有着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增加了作品感染力。比如《彼岸有花》中,就较为详细描写了残疾作家杨嘉利的人生经历,使人能够更好的了解他的作品,能使人更好的代入。

一草一木皆是景,一颦一笑皆成文;于琐细之中见哲理,于平凡之中见真美。感谢作者,再次让我们发现了生活中的本真和美丽。

《永赖同功》在参考马边县志、屏山县志、马湖府志和民间走访的基础上,作者林仁清力图还原出完整且真实的故事。小说主要描写了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到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7年间,在四川西南边缘小凉山区,汪京临危受命,平叛“三雄之乱”后建设马边城的故事。彝汉交界处的马边逐渐开始凸显出重要的地域作用,展现了边疆之地的发展变化。小说运用贴合当代的叙事语言、零度聚焦视角,以主要人物汪京串联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书写马边珍贵的历史。

故事源于“汪公路”与“永赖同功”两处古迹之间的联系。明万历十七年,杨九乍、安兴、撒假在赖因、荣丁、烟峰等处作乱,裹挟百姓,“三雄之乱”是凉山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叛乱平定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廷“增设马湖府安边厅,建城大河坝(今县城),御名新乡镇”,并派四品官员汪京担任安边厅同知。汪京在马边修城、修学宫、厅署和府库、寺庙。当时修筑马湖府(今屏山县)至马边的350里“叙马驿道”,次年即修建建成。因为资金缺乏,汪京慷慨捐献自己的俸禄,当地百姓为铭记汪京的倡导组建之功,将“叙马驿道”称为“汪公路”,并雕刻在岩壁上。汪京坚持认为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不可一人独揽建设之功。为了纪念百姓和永宁军,汪京写下了“永赖同功”四个字,永是为马边建设付出血汗的马边驻军,赖则是赖因百姓与同胞。以此说明修建建设叙马驿道是沿途百姓和安边驻军永林军共同的力量完成的,并将其雕刻在马边与屏山交界的火烧岩绝壁上。“汪公路”和“永赖同功”这些字至今保存完好。

《永赖同功》的叙事,更贴合当代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历史进入小说创作中,后会不断被改写,很多真实的历史细节真假变得耐人寻味。但适当的“虚构”更能塑造有代表性的文学形象,小说主题也更明确。作者以丰富的想象还原马边的历史、汪京的故事。丰富的人物语言、对话、心理活动,是有创造性且合情理的。历史创作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人物的语言行为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历史小说中读者所接收的语境则是作者赋予的。对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作家进行小说创作,需要特别贴合历史,否则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不尊重史实,对不同的语言表达与文化、读者可能会更有猎奇感。从文学接受角度来看,《永赖同功》贴合当代的语言叙述可以让读

者更容易接受文本,了解被掩埋的马边历史。

从叙事视角来看,《永赖同功》以现今人物的视角重现这一段历史,运用零度聚焦视角叙事。胡亚敏在《叙事学》一书中说零度聚焦是一种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作者可以从所有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永赖同功》中有众多的人物,场景角度不断变幻,若是只限于某一人物角度,场景不会如此宏大。作者可以从各个人物心理、角度展现人物的行为、思想,充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永赖同功》结合史实,并加入虚构人物、情节,以文学的形式展现,探寻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踪迹。通过描写筱筱、阿吉等其他人物,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处于同一时空,表现汪京在为官之外日常生活中的内心情感,更生动地塑造了汪京这一主要人物形象,。

《永赖同功》在挖掘被历史淹没的英雄人物时,秉持历史与人相互塑造的观念。历史上有不少受民众爱戴的官员,也有如汪京一样,在民间广为传颂,却很少被世人所知。《永赖同功》将人物置于特定的背景下,以汪京为中心,串连了一段历史中若干大事件。小凉山和马边的人们共同创造了这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因为汪京更具有书写价值。小说中包含着民族团结统一思想,不同身份的人对平等的追求。在看似分散实则一体的小凉山,人们有着共同的感情枢纽和生活习俗,善良淳朴又坚毅的处世态度,以及对自己特有文化的归属感。小说传达的民族观念主要通过汪京展现出来。小说在叙事立场上,以汪京一行平叛小凉山战乱为主,同时也关注凉山少数民族民众的诉求。彝族从小就接受伦理法规教育,学习各种技术和社会知识,因此十分讲规矩。汪京颇有仁德之心,对待边疆民族,他倡导仁义、恩威并济,汪京不仅爱护马边百姓,对彝族同胞也是如此,“尊重他们的规矩,就是尊重他们的民族。”对所有人都怀有平等之心。他爱兵如子,坚决不用士兵的性命换取胜利,作战前亲身做实地考察,追求以智取胜,并劝说叛军安兴。汪京既是普通个体,也是英雄形象,作为地方官,他把爱国爱民做到了极致。

《永赖同功》以塑造英雄人物、描写小凉山马边的历史、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不再倾向于叙述神圣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事迹,更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普通情感。《永赖同功》则实现了塑造英雄形象与关注人物内心情感的融合。《永赖同

评《永赖同功》的叙事艺术

□ 颜心雨

功》致力于发掘颇有价值的“英雄人物”,还原地方性的民间叙事,塑造了汪京这一熠熠生辉的地方官员形象。叙事中穿插了筱筱和顾国璋,白术和阿吉有始无终的爱情,小凉山特有的风土人情,多重元素使文本变得丰富起来。小说中的凉山风景风俗描写也十分具有特色,不同地域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小凉山的居民在与恶劣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刚毅的性格。由于缺乏统一管理,不同的家支之间有矛盾,但大多是无从追究的祖辈恩怨,多数人还是渴望和平与安宁。叛军撒假在凉山抢掠,而凉山阿吉帮助汪京平叛乱军的方式则是使用“情歌对唱”,叛军被姑娘们的情歌招降了,反映了士兵们心底对安稳生活的追求,而不是为了撒假的私欲卖命。随着驻军平叛战乱,小凉山和永宁军都历经牺牲,由此更珍惜和平生活,表达了人们共同寻求和谐生活的愿望。

《永赖同功》是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宝藏。它阐明了“汪公路”与“永赖同功”之间的深刻联系,民间伦理、人情风俗,让小说显得丰富而立体,通过对汪京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官民鱼水情以及作者挖掘历史人物的责任感,也传达了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思想,这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路风景满目,余生“秋叶正黄”

□ 周其伦

呼啸而至,往日间他和枫一家人曾经有过的欢声笑语包括诸多纠葛弥漫于心,情感世界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兀自感怀起亡妻生前诸多的美好品德。

眼光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婚姻双方各自利益取向千差万别,特别是再婚家庭更是过犹不及。双方过往的烙印、家庭的羁绊、子女的牵扯等等,这些尚属“世界级”的难题,让韦风一次次深陷于一个个两难的境地。他对再婚犹豫了,想撤退了。恰在此时,堂哥生病去世了,堂嫂气得死去活,韦风感觉自己身体不太好,要是

“第二春”的热情,但他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怎么也翻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对亡妻人骨入魂地深切怀念。为平衡心中感情天秤,韦风纠结过,甚至还很艰难地在灵魂深处摇摆挣扎过,近乎苛刻地寻找前妻枫的“缺点”,作为再婚的理由。有一段时间,他的情感开始向可可倾斜了,但悠悠的往事,犹如泥石流一般,时不时地轰隆隆地地从韦风心灵深处滑落,充塞着他的脑海。某日,可可约他“去赵家坝吃蜆蚂”,偶然间,韦风看见了亡妻枫家里几个“亲人”也在那里就餐,丝丝缕缕的情愫便

赏过一路风景后,走进婚姻殿堂的万般不甘和挣扎。韦风作为公务员,职业稳定,收入尚可,生活过得波澜不兴,有益有味。不幸之源来自于妻子枫罹患重症,经过多年在医院和病床间的拉锯,最终枫还是驾鹤归西,了却尘缘。枫病逝后,很多人都劝韦风再婚,他一律严辞拒绝,但架不住堂哥堂嫂的反复劝说,以及遭遇到一次大病后床前无人照顾的冷酷现实,他慢慢接受了一个叫“可可”的女人。

这期间,韦风心里矛盾重重,“觉得可可是可可,可人,可心,可事,可乐”,渐渐燃起人生



周云和中篇小说《秋叶正黄》(《中国作家》2023年第8期),以稳健内敛的叙事语调,饱满诙谐的情节铺陈,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位妻子病故、意欲再婚的人,遭遇到的人生困惑、内心纠结与情感挣扎,将一个人之常情的“梅开二度”桥段,宣泄到人性宏阔的伟岸和人生练达的高度,特别是“婚姻是向对方负责,把心掏给对方,心甘情愿地向对方付出一切”的婚恋观让人赞赏,感人至深。

作品表面上讲述主人公韦风的再婚故事,但真正浓墨重彩的,却是人生在度过了万千波澜、欣

恼,才有了想终止与可可这段恋情的意愿。

韦风终将何去何从?他的情感波澜将会泛起怎样的涟漪?婚姻是双向的,可可将作出什么反应?小说在此处戛然而止,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给读者留下足够的去腾挪去勾连的空间。这是小说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魅力所在。尽管如初,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作者那栩栩如生的演绎维度中,感受到他内心对生活百态的考校和对人生大义的瞻望,或许这正是《秋叶正黄》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无限遐想。